

# 地震天



DI ZHEN TIAN

● 朱文颖 著

# 地震天

朱文颖

博 库

中国·美国·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[www.BOOKOO.com.cn](http://www.BOOKOO.com.cn) 和/或 [www.BOOKOO.com](http://www.BOOKOO.com)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 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OO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OO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OO, Inc.的商标。

## 地震天

七八岁的时候，我有一个习惯。每天早上醒过来，躺在床上看天花板：可能是因为雨水和日晒的缘故，上面出现了龟裂，就象许多大大小小的花纹。时间长了，我就把那些花纹想象成各种我喜爱的花木、鸟兽，还有爷爷故事里的怪物，直到妈妈在厨房里叫我的名字：苏苏，起床了！我才慢腾腾地从床上爬起来。那时候，爸爸妈妈叫我的名字苏苏，而爷爷则叫我的小名：惠子。

我那时第一次听大人们讲起地震这回事，首先想到的就是天花板塌下来了，天花板上那些神秘古怪的图案，就象散乱的云片糕一样，纷纷坠落。后来关于地震的概念就有点模糊了，好象地震就是很多很多的人都从家里搬出来住在一起，住在操场上，住在篷帐里，就是书上写的：住在星星月亮的下面。要不然也得住平房，那种用水泥板搭成的大楼，是不能住的，这样，好像就不是太让人害怕了，就算地震震倒了房子，也不大压得死人了。听爸爸说，北方什么地方地震，死了好多人，因为

他们都住在水泥板的大楼里，房子倒了，人压在下面，不是压死的，而是活活闷死的，那些水泥板又重又大，里面的人出不来，外面的人进不去。住平房就不会有这样的事了，受了点伤都不怕，用点力一挤就出来了，挤不出来就只要大声地叫，外面的人容易听得见，断木头碎砖头一刨就刨开。

爸爸妈妈说完这样的话就去北方的那个城市了，因为爸爸是医生，要去那儿救死扶伤。后来妈妈来信说，她在那边听说：地震要到我们这儿来了，要爷爷一定不要在乎什么家不家的，一定要疏散，一定要听共产党毛主席的话，听政府的话，疏散！疏散是什么呢？爷爷说没事，你爹妈听人瞎说的，我们这里是天堂福地，地震震不过来的。但是爷爷不懂，爷爷是老迷信，地震真的说来就来了，还没放暑假呢，学校里就有人搬了来住了。爷爷一看也不迷信天堂福地了，不过他还是对别人说：要不是有惠子，我才不离家呢，老骨头死也死在家……

长风小学都是平房，而且还是老式的平房，砖头里还夹着木头架子，架子都用隼头咬得死死的，不怕。还有人说，这房子以前是关公关老爷住的，地震不敢来也

说不定。不过这话是老人悄悄说的，后来就不准说了，今天镇要我们说这是共产党毛主席对大家的关怀，不准说什么关公关西的，谁再说谁就是破坏地震。好多人都是这么说的：地震期间，谁也不准乱说乱动，否则就是破坏地震。

我和爷爷就住在长风小学的大礼堂里，礼堂里用大桌子小桌子搭了许多床，就象这家一样，我睡在那里的床上，兴奋得好几晚都没有睡着。见到晏的那天，是个雨后的黄昏，我正在学校的老槐树下跳橡皮筋，看见来了两个人，好象是母女俩。小女孩与我差不多大，扎着小辫，看上去文静而又清秀，而那个母亲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第一眼看到她，我就觉得她美，大约三十多岁的样子，穿着淡蓝色的裙，蓝色上面，有着一朵一朵的小白花，她走路的样子很特别，慢，但是四肢的摆动是那样的舒展，身上的裙子，给人的感觉就象是要飞起来似的。到了晚上我就知道了，那个小女孩叫晏，原先就住在学校附近的老房子里，但那老房子太老了，就

不是不地震，上楼脚步重了，楼板也会轻微地抖动，于是他们就只能般出来了。那天晚上，我问晏，你怎么

会叫晏呢。晏说那是她妈妈起的，晏就是迟、晚的意思。讲着讲着，晏就睡着了，我却在想，晏的母亲为什么要给她起这样的名字呢，因为那时候女孩子的名字，不是晓红，就是红卫英，我姓苏叫苏，别人已经觉得怪了，怎么还会有人用迟和晚来作名字呢？

我发现晏的母亲真的有点怪，又是怪，又是美。她的头发很长，每天早上起来，要梳很长时间的头，我就躺在床上，看她梳头，看她的手一上一下，浓密的黑发亮得象缎子一样。那时我老是穿一件肥肥大大的兰裤子，上面是样式非常难看的白衬衫，自从晏和她母亲来了以后，我更加觉得自己象只丑小鸭了，晏的母亲穿的衣服，就这样看上去，好象也很简单与普遍，绝对不会被牛天镇称作奇装异服，并且剪掉裤脚管什么的，但是穿在晏的母亲身上，就是有一种在风里要飞起来的感觉，一种跳舞的感觉，我曾经在动物园里看到过一只正生着病的天鹅，白色的羽毛，优美修长的脖子，有一天，晏的母亲穿一件白颜色的衣服，坐在夕阳投射的窗下，恍惚间，我就忽然有了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
蔡一蔡二那时住在隔壁的一间小教室里，他们是高

年级的两个男生，大家都说他们是出名的不学好，小小的年纪，就会讲女人的事情，哪个班的哪个女生，今天头发梢上是烫过一点点的，哪个女生背影要比面孔好看，讲得有板有眼，头头是道。自从晏和她母亲搬来后，蔡一蔡二经常借着各种理由，到大礼堂来转转，借个盆子拿把扫帚什么的，两个人不知从什么地方得来的信息，说晏的母亲以前是唱评弹的，那个评弹团经常跑码头，晏的母亲年轻的时候是个红角，长得美，唱得好，又弹一手的好琵琶。“就是骚，骚死了！”兄弟两个经常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，鼻孔出气的哼一声，然后接着说，昨天晏的母亲在关帝庙后面的那条小河里洗菜时，对着河水左照右照的，走起路来，屁股一扭一扭，象个狐狸精，他们还说晏是只小狐狸精是晏的母亲和野男人生出来的。我那时候不知道狐狸精是怎么一回事，我只是在动物园里看见过狐狸，眼睛小小的，象看贼一样地看着你，晏的母亲怎么会和这样一种动物一样呢，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，我确实从来没有见到过晏的爸爸，并且，她也不象我，三天两头要收到爸爸妈妈从远方寄来的信。有一次，我就去问晏，我说你爸爸呢，怎么从来没有看到过他。晏的一双大眼睛里有着一丝很淡的忧伤，晏说，

我爸爸死了。我吓了一跳，我说怎么会死的呢？晏说我也不知道，反正从我懂事开始，妈妈就告诉我，爸爸死了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，晏又说我妈妈的照相簿里有爸爸的照片，但那簿子锁在一只小箱子里，要偷偷拿到了锁，才能取出来这件事，我听过也就忘掉了，谁知有一天早上，晏真的拿来了一本照相簿。那是一本很旧的照相簿，翻开来的时候，相页与相页之间，发出一种古老而又幽远的气息。有几张照片，不知道是经常翻动，还是天长日久的缘故，边缘已经泛出了黄色。晏指着一张照片说，哈，这就是我爸爸。照片上有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女的是晏的母亲，但比我看到的要年轻多了，旁边那个男的，穿着一件很古怪的长衣服，手里拿着扇子。除了这张，其它都是晏的母亲一个人的，照片上她经常在变换着衣服，都是些我从来没有见过的衣服，有长有短，但更多的是一种很长的裙子，说它是裙子又不是很象，两边还开了叉，晏的母亲手里抱了一只琵琶，眉毛细弯，神色迷蒙。我象是在看着另一个世界里的东西，一个神奇古老的世界，我问晏，这种衣服怎么这么怪晏说这是旗袍，我妈妈有一箱子旗袍呢，都藏在老房子的床底下。晏那天答应我，明天就带我去老房子，看看她

妈妈藏在床底下的那箱旗袍。

第二天中午，趁着大家都在午睡，我和晏一溜烟出了校门。老房子在一条小弄堂里，离长风一小不远，五六分钟就走到了。老房子有上下两层楼，楼下有个小院，院墙随了岁月的流逝，已经露出了砖石的里质。墙上长满了爬藤的植物，一直爬到二楼的木格窗子上，又垂下来，上面开满了白色的花，细细碎碎的花瓣落在青石板上，落在地上一只可能是积蓄雨水的木盆子里。我和晏踩在那些花瓣上，走进了老房子，晏的家在一楼，我们推门进去时，木头门发出了很响的嘎吱声，阳光隐隐地透过木头窗格，空气里笼着一层灰雾。晏从床底下很费力地拖出了一只大箱子，打开来，里面是满满一箱的衣服！长长短短的裙子，绸的，麻的，还有一种泛出光泽、摸上去滑得让人心痒的料子，最多的是我在照片上看到的，晏的母亲穿着的那种长裙子，都是些大街上从来看不见的颜色，我也从来没看见妈妈穿过这么好看的颜色。我们把窗和门都关起来，偷偷地换上旗袍，我穿了一件大红的，晏换上的是黄的，亮得刺眼的黄色，就象中午的太阳照在向日葵上的颜色，旗袍太长了，拖到了地上，

袖子也长出许多，我们彼此看着，象看着两个怪物，都哈哈大笑了起来，但那些鲜艳明亮的色彩，仍然让我们兴奋不已。我们在老房子里一直玩到很晚，太阳都有点西斜了，才想着应该回学校了。晏从那些旗袍里挑出了一件粉红色的，说，我们到学校里去吧，藏在枕头下面。晏把箱子放回了床底下，我们就出门了。

才走出大门，我忽然看见对面的一棵树下站着个人，原先是垂着头靠在树上的，听见开门声，猛地抬起了头，却是这儿一带有名的女疯子。女疯子其实并不怎么很疯，我听爷爷说女疯子小时候从窗子上摔下来，后脑勺着他，长大了脑子就有点不正常，时不时的要发病。女疯子经常穿着各种奇怪的衣服，红红绿绿的，在巷子里走来走去，大家知道她脑子有病，倒也见怪不怪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地震的消息，给予了这苍白的巷子以生机与色彩，女疯子好象也开心起来了，好几次，我都看见她唱着歌从学校门口飞奔而过。这时，她看见我和晏出来，直奔过来，探头向大门里望着，晏连忙把门关上，拉着我的手就跑开了。等到我们气喘吁吁的停下来，回过头，女疯子仍然站在门口，身上那件古怪的长衣服一飘一飘的。

我说，女疯子站在你们门口干什么？晏一边喘气一边说，神经病！她用手指了指旁边一幢三层楼的房子：还不是在等楼上那个姓王的。晏告诉我，姓王的人住在三楼，今年三十几岁，还没有结婚，原先是教书的，后来不教了，到一家商店去做售货员，人老老实实的。后来不知怎么的，女疯子喜欢上了他，在门口等他出来，出来了就傻乎乎地朝他笑，姓王的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对她笑笑，这一笑，女疯子觉得姓王的也喜欢她，高兴得脸都红了，晚上深更半夜的，涂了胭脂到楼底下来唱歌，吵得四邻都睡不好觉；姓王的弄得很窘，以后看见女疯子就铁板了脸，女疯子不知道为什么，还以为是姓王的嫌她不好看，第二天把脸涂得象只猴子的屁股，穿了一身花衣服，仍然在门口等

我不住地回过头来望着，女疯子的身影变得小了，很小很小了，后来就完全地融入了被夏日夕阳映出了金色的小巷之中。

没有想到，第二天晚上我又看见了女疯子。晚上我们在学校操场上乘凉，四周是矮墙，隐隐地隔了矮墙，能听到动物园里各种动物的声音，闻见一种腥臭的气味，

这气味在夏日，愈发显得有点无可理喻，闻久了，让人有种要发疯的感觉。大家带了扇子和板凳，坐在老槐树下，大家从蔡一蔡二那里，知道了晏的母亲是唱评弹的，有点半信半疑，但再看看晏的母亲，举止谈吐，很有一点女宣传队员的味道，有几个就去问晏的母亲，晏的母亲不说是，也不说不是，

淡淡的笑笑。乘凉的时候，大家就很善意地提出让晏的母亲唱只开篇听听，晏的母亲推辞了会儿，唱了一个《蝶恋花》。我听见爷爷轻轻说了句：珠圆玉润，珠圆玉润。可能是讲她唱好吧，爷爷是个听书迷，每天要开着那只破收音机，听那个《芦荡火种》，我不大懂，但晏母亲声音很好听，又甜又糯，还有点象一种很轻的东西，一飘一飘地就飞上了天。后天，晚上要是太多，大家总不会忘记让晏的母亲唱评弹，但晏的母亲只肯唱《蝶恋花》；从来不唱别的我们说，唱个《一颗螺丝钉》吧，唱个《一颗红心保卫党》吧，她都笑着摇摇头，回答说不会。

那天晚上，天格外的闷热，我们从大礼堂里逃了出来，准备露天过夜，一来因为热，二来这种酷热的天气，

据上一辈的人讲，最容易闹地震了。大家正横七竖八地躺着，忽然校门外不远的地方，传来了几声很响的狗叫声，接着好多狗叫起来了，东西南北，好象到处都是狗叫声，里面甚至还夹杂着一、两只公鸡的打鸣，“不好了！地震了！”不知是谁喊了起来，我糊里糊涂地跟着大家爬了起来，鞋子也找不到了，眼前晃动着许多人影，刚才还清清楚楚的，现在一下子紧张得好象都不认识了。我们都挤在了操场的中央，学校外面已经乱成了一团，大哭小叫的，不断的有人冲到操场上来，嘴里叫着：“地震了！地震了！”

但是，没有地震，三分钟过后，没有地震，五分钟过去了，仍然没有地震，倒是蔡一蔡二脸色煞白的，从外面奔进来，我清清楚楚地听见蔡二说：疯子来了，疯子来了再往后面一看，竟是昨天看到的那个女疯子：她手舞足蹈、又蹦又跳的，走到光线强烈的地方一看，我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天呐！女疯子身上穿的，竟是我昨天从老房子里拿出来的那条粉红旗袍，她穿着非常的合身，曲线分明，人也显得高高的，女疯子的脸上化了妆，平时乱涂一气的她，今天却是惊人的美丽，我

们看着她从校门口走进来，一个个张大了嘴巴，就象是真的看到了地震一样。

事情很快就清楚了，女疯子不知怎么的，从晏的枕头底下偷到了那条粉红色旗袍，晚上把它穿在身上，站在晏家的大门外面，等楼上的王先生。恰好那天晚上，蔡一蔡二去了关帝庙对面的小河，跟踪一个洗衣服的年轻女人，回来的时候，经过那里，女疯子听见人声，以为是王先生回来了，从树影底下猛地站了出来，蔡一蔡二平时虽然调皮，但两个人胆子都很小，然看见一个黑影，已经吓了一跳，再一看，是女疯子穿着一件他们从来没见过的古怪衣服，张牙舞爪地朝着他们笑，蔡二吓得马上叫了出来，回过头就跑，女疯子还以为王先生不睬她，就在后面拚命的追，蔡二深更半夜的，不小心踢到路边睡觉的一条野狗，野狗汪汪汪地叫了起来，这一叫，引得附近的狗也都叫了起来，那时候地震的常识里有一条，鸡飞狗叫，就是地震要来了，吓得好多人逃跑的逃跑，跳楼的跳楼，那个王先生其实早就关了灯睡觉了，听见有人喊地震，糊里糊涂地就从楼上跳了下来，摔得半死不活的，给送进医院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蔡一蔡二就给抓进派出所去了，据说还不光是为了破坏地震，晏的母亲因为被怀疑到是那条旗袍的主人，也给带进去盘问了好几天，派出所带了好些人到老房子里去，床底下翻出了那箱旗袍，老房子弄得乱七八糟的，院子里的一棵老树也给砍了一刀，树皮那里不断地往外面冒着树汁。但是，晏的母亲却再也没有回来，晏那几天一直哭，一直哭，谁去劝也劝不停。我也觉得是闯下了大祸，又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光傻站着，看着晏哭，想说些话又不敢说。过了两天，我在巷子里走来走去，就又走到了晏家的老房子那儿，从墙外望进去，两楼的窗户那儿爬满了藤，是青翠的，花也仍然开着，开得更盛了，满墙都是。象是开疯了一佯。

好在地震的消息过了一阵子，也就过去了，蔡一灰溜溜地放了出来，蔡二给送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有一次，我又看到了那个女疯子，自从王先生送进医院，再也看不见后，女疯子好象更疯了，好象是真的疯了，我看见她在巷子里飞快地跑动着，象一只野地里的羚羊，动作优美而又舒展，女疯子穿着长长的衣服，宽大的，飘飘

飞起，象是古代圣人的衣带：“地震了，地震了——”女疯子一边跑，一边喊，“地震了，快跑啊，地震了，死人了，哀乐了——”

我无精打彩地来了了学校的操场，一个人也没有，都走光了，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，操场又恢复了以前的空旷与苍白，我漫无目的的走着，忽然在操场当中，我看见了一个人，是晏。晏的眼睛肿肿的，坐在一见很大的旅行包上面，晏的鞋子上都是灰，晏告诉我，她母亲死了。在老房子的梁上吊死了，晏说有一个亲戚要来接她走，以后她就不在长风一小念书了。

我说不出什么，我一点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了，就好象已经是孤零零一个人立在操场上，一切是多么忽然，忽然的，地震了，忽然的，晏来了，但是忽然又不地震了，接着晏就肿着眼睛，背着小山一样的大包走了，把我一个人扔了下来，和那场没有来的地震一起，扔了下来。